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暧昧

何家槐 著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暧昧

何家槐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暧昧 / 何家槐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13-7

I. ①暖… II. ①何…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5726号

暧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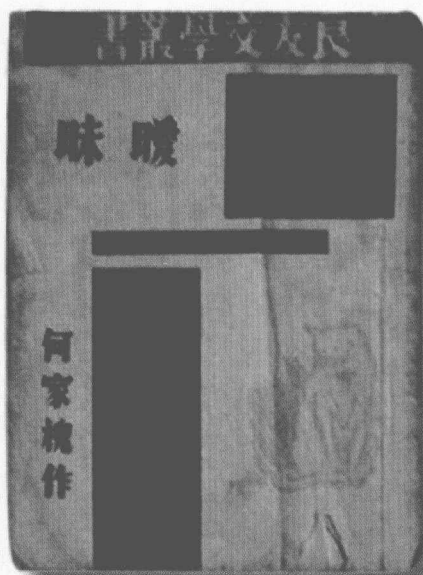
著 者	何家槐
责任编辑	张娟平 杜春梅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20 1/16
字 数	70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13-7/I·371
定 价	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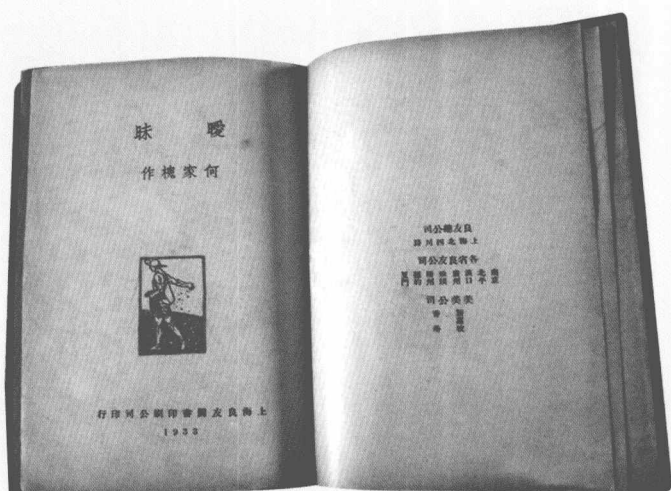
CRI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良友版《暖昧》平装本封面





良友版《暖昧》广告(右)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删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1）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2）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3）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4）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5）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他作品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6）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目 次

猫	1
湖 上	26
牙 痛	41
侏 儒	52
梦醒的时候	68
梨	82
山谷之夜	100
暖 昧	114

猫

一

妻爱猫。

她说猫的温柔就像未出嫁的姑娘；驯善就像丧了子的老妇；捕鼠时候的倔强，又像希腊古神话里的英雄。蹲在你的膝上，或者睡在你的怀里，犹如一个心爱的儿，使你感着满是爱，满是痛的甜蜜。那股不可抗拒的体热，从它绒绢一样的毛里，传到你的身上，就会使你感到拥抱着情人一样的温软。你抚摩，它就俯伏着不动；你逗，它就在你怀里跳着玩。如果你偶不留心，它就像个孩子似的溜到地上，眯着眼，挺着须，笑似的向你望。它既不像家犬一样蠢，又不像野兔一样滑。忠诚，机警，那样的伶俐，美丽，不叫你不欢喜。

妻爱它就爱得要命，简直胜过于爱我。但我却极端的厌，恨不得杀尽天下的猫，绝它的种。因为在过去，

它分去妻给我的爱；到如今，又增加我一段痛苦的回忆。

是去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们家里忽然来了一位客。

他是我的老友，中学时代的旧知交。他新从杭州来，就在附近的仅海女校教书。学校离我家不远，横过狄威路，再转几个湾，就可以看见灰黑色的校门了。

那时我们住在福恩路，地方很寂寞。一条光滑如砥的马路，在瘦叶扶疏的桐荫下，迤邐到远处。因为偏僻，不热闹，车马的喧声真是难得听见。一切很静穆，很悠闲，就连带笠帽，穿号衣的清道夫，也似乎很懒散的，在跟着垃圾车慢慢的走。

我们初到这里，很生疏。冬天幽闭在家里，郁闷得要命。亲友既远隔天涯；是近邻，又都不相往来。大门静悄悄的，像在做着噩梦。除了佣妇以外，一天简直没有第二个人进出。

我赋闲，妻也找不到事做。没有地方走，缺朋友谈天，实在怪难受。尤其是妻，她原是好动的，还有孩子气的女子。她活泼，强健，喜欢交际。整天的说，笑，跳，她整个的生命就是韵，就是音律。因此这种枯寂的生活，她怎么也过不下去。过一天，就像过一年，整天闷坐在房里，望着狭窄的天，飘忽的云，就像这种生活永远不会穷尽一样的忧郁。

“闷，闷，闷！”她每天总是这样重覆着叫。每说一句话，叹一声气，她那哀愁的眼光，总是很严重的落上

我的面，那眼光，含着勉强遏抑住的恨，怒，仿佛完全是我害了她的一样。

“有什么办法呢？乖！”我总是迟疑着说，好像怕她谴责似的。

“但是这种生活，是永无穷尽的么？”她失望的问。

“请不要傻，我们就搬家的。”我总是这样说，叫她不要傻。但是看到她那戚然寡欢的神态，又觉得自己的话是谎了。

因为生活这样枯，一时又无力舍弃，所以朋友的突然来访，确使我们很惊喜。仿佛一群久困囹圄的囚徒忽然会见了亲友，我们几乎疑心这是梦。

我们尽量笑，尽量谈，絮絮休休的，不时的握手，像久别的兄弟，我们一味说着亲热话，想出各种方法，闹着玩，尤其是妻，好像格外的快乐，她忙碌地穿来穿去，吩咐佣妇买这样，买那样；想了又想，仿佛要搜罗到所有的珍品。恐怕年老的佣妇不懂事，记性差，于是使着嗓，叮咛又叮咛。她那亮澈的声音，在马路上都可清晰的听到。

她嫌佣妇脏，亲自在厨房里烹调。刀叉的响声，葱的气息，油的怪味，散布了各处。钟在优闲地走，落日镀金了客厅里所有的陈设。乌油的桌椅上，错杂着五彩斑斓的晕光。一种悠远深邃的情调，使人想起了古代的

乡村。

“来，请为我们多年不见的老友干尽一杯！”我微笑向妻，双手擎着银色的酒杯。

“是的，戈琪君！以后我们是邻居了，请为我们以后的交谊干尽这一杯！”妻向戈琪笑，殷勤的劝酒。看见戈琪迟迟不举杯，似乎很着急。久已消失了的红晕，升上了她的腮。眼里闪耀着幸福的光芒，很妩媚。那种似有意又似无意的微笑，确是迷人。

“谢谢。”素性沉默的戈琪，还是以前一样的不愿多说话。他无声的干尽一杯，脸上浮着笑。

“你还不曾变！”我看着他说。

“不曾变？”他像不信这是实话。

“不过稍微老了一点——”我再举起酒杯，望着他，想在他的脸上找出一点与前不同的标记。但是除了新添的几条皱纹以外，简直找不出什么。圆睁的眼，还是那样有力；微微向上的鼻孔，直竖的双耳，短而硬的髭须，还是九年前一样——像一张猫脸。他的声音，也还是那样沉浊，雄健，断续不连——像只猫的声音。他的性情，也还是猫一样的温驯，猫一样的柔弱。

我们的分离已经好多年了，不但未曾多见面，就是通信也是很少机会的。从几次短讯中，我知道他自离校以后，做过教员，当过兵，在家赋过几个月的闲。因为朋友的介绍，他曾权充某小报的编辑。据他自己说，那

时他只有月薪十五元，而且伙食住宿都要自理的。因为不备稿费，投稿者寥寥，大半文章还得亲自动笔。“真倒霉——”他有次来信说，“榨碎脑，呕尽血，自己编，自己做，还得自己付印。兼门房，兼打杂，一天简直忙得发咒。但是所得的报酬却只是疲劳，困倦，绝望和失意而已……”

在这种生活中，他也居然住上了一年。直到现在，他才重新献身于教育。据说他的离开报馆，还是因为报的销路落，生活程度高，经理先生说要给他减薪，补一点亏损。因此，他实在没有再住下去的可能了。……

“从此，我又要开始念经吃素的生活了。”他苦笑，——那种不自然的笑，多奇异！它能给你软，给你酸，仿佛吃了醋溜鱼。只有还未离校的时候，我是时常看见这种苦笑的。那时他也这样的冷静，这样的沉默。整天枯坐书斋中，像在念书，又像在沉思，其实谁能知道他在做些什么呢。他快乐的时候很少，我们却很喜欢吵，喜欢闹，整天想寻开心。“你看，他那付冷峻的神气！”我有时耐不住他的沉默，故意对人这样说。声音很响亮，意思是叫他听见，但他却装着像理不理的样子，一味的苦笑。

“但是，我们以前不是很羡慕教书匠的么？”我说，记起了我们以前热中于教员生活的事。

“那时，我们全是傻全是呆，一点不明白社会的情

形，只是一味的空想，你大约还记得，我们那时候以为：教书是愉快，自由，神圣而且廉洁。我们幻想着幸逢女校，还可以同女生发生几件艳丽的罗曼司。但是现在——”他又苦笑了，我却沉默着不答。他是从不曾说过这样多的话，显然他是给教书的苦味所激动了。

“我求求你们，不要说这种乏味的話——”妻一面说，一面高擎起酒杯，“弋琪君！请再干尽这一杯！”

我们听到她的说话，也就竭力的振作精神。于是一阵热烈的碰杯声，在沉沉的夜气中荡漾到各处。

客厅上开亮了电灯，水绿色的灯光下妻在弹着愉快的钢琴。

二

从那天以后，他就差不多天天来了。开始那几天，我们似乎还有一层隔膜，于接待中，还不免搀杂些虚伪的客套。但是过了不久，我们就恢复了求学时代的亲密，妻也很热诚的欢迎他来。他也似乎很快乐，虽然还是以前一样的沉默，但是那层忧郁的面容，却已经完全消失了。

他一来，总是照例的坐在窗前。进门的时候，他总是照例的半天不说话。没有寒暄，也没有问好。静默了一会，然后慢慢的抬起头来，照例的说一句：

“为什么这样沉闷呢？”

他说这句话，像是不得已似的，并不希望有人回答。

“我想听一次钢琴——”接着他就照例的要求妻弹琴。有几次，妻虽很疲倦，想拒绝，但是看到他那恳切的面色，又不得不在钢琴的面前坐下了。

热情麻木了疲——倦，
恋爱充实了空——虚；
人们只有找到爱——
才算不是空过一世。

妻总是照例的弹着同样的歌，他也爱听这只同样的调子。那种愉快的琴声，仿佛很使他感动。他惘然地站在妻的背后，两眼无神的望着琴谱。

因为我们摸到他的脾气，了解他的性情，所以他来也好；去也好；说话好，不说话也是一样。他坐在窗前，无聊地翻书，或者注视着在窗外过往的浮云。我们却照旧的做着工作，仿佛没有他在房里一样。四周很静寂，只有萧萧的落叶声可以听见。他这样的默坐了一会，好像觉得沉闷，总是坐不到半点钟，就匆匆的出去了。

“出去玩玩罢。”有一天，他捻着短髭说，“我觉得很闷！”

“你请的是那一个？”我笑着问。

“你们两位。”